

晚清小說大系

市聲



卷一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憂患餘生·著

商界第一偉人



廣雅

目次

第一節	緒論	一
第二節	戈布登家世	二
第三節	戈布登幼時	三
第四節	戈布登經商之始	四
第五節	戈布登之家難	六
第六節	戈布登之爲盜役	八
第七節	戈布登之奢華	一〇
第八節	戈布登之耕業	一三
第九節	戈布登之秘密行商法	一一
第十節	結論	一九

## 第一節 緒論

咄咄英吉利！赫赫英吉利！嗟嗟英吉利！今日卒爲地球莫大富強，莫可抗衡之國。果其出誰氏之賜？今日稍通時務者，莫不曰：「通商！通商！」夫通商之局，創世者何人？創業者何人？創起者又何人？

其出之帝王之胄耶？其出之世祿之家耶？其出之擁巨金之大腹賈耶？其出之掌國柄之強有力者耶？其出之闡闡中耶？其出之田野間耶？其出之龍斷居奇者耶？其出之積銖累寸者耶？

而不知膏粱之中無子弟，經紀之地皆庸人。其能探奇計贏，爲獨一無二，驚天動地，操持全球之生計，坐制全球之死命，生動全球之血絡，灌通全球之聲氣。其人之精神腦力，必能貫注全球，吸取全球，自非親歷跋涉，熟悉風土人情者，莫能道其隻字。亦非出憂患困難危險之中者，莫能得其情僞。嗚呼！豈知今日英吉利，爲莫大富強，莫可抗衡之國，不出之富貴之家，不出之商賈之族，不出於工肆，不出於農夫，而出於無衣無食、無憑藉、無官爵之天地間之至窮且困之乞兒，曰：「戈布登。」

## 第二節 戈布登家世

戈布登，窶人子也。然其家世，非寒族也。其先世曾爲議員，素居近倫敦之鎮市中，曰：「秣陵村」。若祖若父，以秉性柔順，至屢受人欺侮，受人侵削，受人凌虐，不能堪而避於窮鄉僻壤，去蘇格蘭百餘英里，人所不常至之地。松陰匝匝，鬼火啾啾，狐狸晝出，豺狼食人。戈布登兄弟姊妹，共十四人，食指旣多，炊煙屢斷，父母對泣，至數日不能舉火。日撿野菜以爲食，老弱聚哭，又懼遠出，爲人詬辱，最後野菜亦空，無所得食，乃緣長松，采松果以爲糧。未幾，松果亦盡，兄姊之年長者，乃夜出捕雀鼠以充饑，時爲虎狼銜去，莫卜生死。戈布登旣生，兄弟姊妹，皆虎狼之餘，僅存五人而已。戈布登五歲，最頑劣，又善哭，爲父母所厭苦，乃議賣之叔父。

### 第三節 戈布登幼時

叔父爲人掌書記，老病無子，得戈布登，甚愛之。飲食教誨，撫如己出。送之近市商業小學校，戈布登始識字讀書，始知人間有肉食，有稻粱之屬。年漸長，愛戀父母尤切，常自市中購麪包，以遺父母。叔父憐其孝，亦不之禁。而叔父日益老病，未幾，亦窮困死。戈布登，是時年十二，無以自贖，乃乞食於市。一日行過麪包肆前，店主人，叔父舊相識也，憐而與之食，店中人，所不知也。戈布登習聞西俗麪包，素無取資之說，將私攜麪包以去，爲店中人所覺，謂其竊物，執而撻之，戈布登大怒而去。

## 第四節 戈布登經商之始

戈布登受人鞭撻，怒不可遏，將走訴於其父，而飢火中燒，足次且而無力。出倫敦未五十里，卽頹然委地而臥。衣服襤褸，蟲疥啣膚，時時作癢痛。悲從中來，遂倚樹仰面大哭。忽有物墮鼻端，誤擊鼻梁，酸痛欲裂。戈布登大驚，急取而拾之，則史貪可立挨也，所倚之樹史貪可立挨之樹也。史貪可立挨者，中國所謂蘋婆果也。是時戈布登讀書已七年，篤信上帝救人之說，既得蘋婆果，以爲上帝之賜，遂搖撼其樹，果簌簌落十餘枚，飽食之餘，將裹以歸。未數步，卽途遇一富家兒，見其果欲以手中玩具易之。戈布登許之，遂易玩具一事。目灼灼而有光，頭搖搖而若醉，手舞足蹈，若戰若鬪，蓋市中所賣之泥傀儡也。

戈布登喜，頓忘其前時受撻之苦，反復玩弄，或行或止，不覺失手墮地而碎，惱喪欲絕，吁嗟不已。及俯視之，乃泥質黏合而成者也。恍然有悟，急持歸家中，日日摹仿之，汰沙取泥，手迫心寫，無不各得其妙。而戈布登有巧思，所製之泥人，坐者臥者，哭者笑者，亦無不毫髮畢具，維妙維肖，奕奕有神彩。見者謂爲絕技，未知出於一孩童之手也。然戈布登亦未知此區區者，可以易阿堵物也。一日偶持市間，爲一老者所見，極賞其能，購以一先令而去。戈布登大喜，始知市間羅列之物，皆可



博金錢，始悟叔父向日之勞苦，思有以繼其業。於是日出其平日遊戲之物，以求貨財，以求衣食。而地處僻遠，又患不能常至，乃議二日一往還，就人簷下以臥，每爲巡警兵所知，繫之以去。而戈布登不以爲辱，不以爲苦，行之三年，家中衣食皆裕，又有積金一千五百三十先令。

## 第五節 戈布登之家難

戈布登既有些微之積金，以爲平生莫大之幸福，顏色喜悅，一家欣欣。無何母患肺病，而苦於無醫。戈布登亦苦於奔走，乃議以積金，賃市廛一所，爲擴充生理計。於是兄弟姊妹，荷笈擔簞，杖藜屨，蹣跚，共扶老弱之父母，緩步以行。既至幼時嬉遊之小天地，登高崗以望之，對之頌祝詞曰：

嗟乎！爾松爾蕨，食我育我。爾居爾室，庇我佑我。我之辛苦，爾所勵我。我之聰明，爾所啓我。我不負爾，爾毋棄我。爾山爾水，其鑒予言。予從此長辭矣，或者功志老就，余卽以此爲退養地，重與話舊日之釣遊乎，嗟乎余去矣去矣。

祝頌既畢，回望青青之山，涓涓之水，黯然銷魂，大有徘徊不忍去之意。其姊曰：「去休！去休！此我家惡魔世界也，豺狼食我，茅茨圍我，使我魂魄以驚，骨肉以死，爾何用此於邑爲？」戈布登遂去。父母已三十年不出此荒陋之鄉矣，相將携手，至於路歧，野花笑客，路柳迎人，覺無處不現和煦景象。嗚呼！是足以知其幽居之苦矣。行抵倫敦，將稅小逆旅以居父母兄弟姊妹。而倫敦市場，一椽之屋，價值兼金，非稱素封者，無有居近市廛者。戈布登不得已，仍稅居於市外，野郊一片，草花滿門，烈日曛曛，苦雨淅淅，不亞荒村落魄時所居也。幸也，去市廛之所無幾，得以節奔走之勞，而日

夜攻作。十指爲枯，兩手色如敗臘，撻之不知痛，凍之不知僵，蕾蕾然儼如兩鐵椎，見者卽知其操工之苦者也。而刻畫工作，則又如極靈細之鐵鍼，圓轉自如，絕無鑿枘之病，是亦可以知其異矣。

一日禮拜日，戈布登遠自肆中還，囊有餘資，市酒肉果脯，粲然盈車，載之以歸。扶掖老病之父母，橫列而坐，呼兄弟姊妹，皆羅列膝前，頽然共醉，不知白日之旣盡。謂其母曰：「母！母！此我生平第一愉快時也。嗚呼！貧家寂寞，物力艱難，得此便稱自足，亦可以哀其心而憐其遇矣。」父母果大樂，時時爲人稱道其孝。戈布登知父母年已高，恐興他日風木之悲，自是有餘資，便作醉飽計，一無寒儉人吝嗇態，其胸中廓大爲何如也。不意歡樂未終，慘痛遽至。倫敦之黑疫大起，每一星期死者難以數計，舉國惶惶，若被兵禍。民間父哭其子，婦哭其夫，兄哭其弟者，哀聲相接，晝夜不斷。戈布登之母先染疫卒，棺槨衣衾之費，是時價值十倍往日。戈布登竭力經營，始克藏事。營葬未畢，老父又卒，兄弟姊妹相率盡以疫死。戈布登亦病，杖而始能行，孑然一身，哀痛不知所出。戈布登發憤，乃盡焚其室中所有，而議避疫於遠方。

## 第六節 戈布登之爲盜役

當一千七百七十年間，英政府，一今日專制國專制之政府也。新用兵於坎拿大，勝之，又用兵於東印度，誘執其孟加拉部長，而佔領其地。趾高氣揚，龐然自大，幾不知世間尙別有天地。兵事之後，虐令頻頒，暴斂橫征，無所不至，而仍無以救其困。於是又縱令僧徒，奪民膏腴，奪民珍貨，奪民妻女，民無所控訴，益不堪命，多去而爲盜，往來海濱，時出剽掠。爲民上者，又方歌頌太平，以博內閣權臣之歡，不肯以民間疾苦，報告朝廷。民之柔懦，又往往偕三五戚黨，求避苛政黠盜於美洲。是時美人已有抵抗政府壓制之議，而政府若無聞焉。戈布登既思遠遊，而俵俵無所之，貿貿然誤登一盜舟。盜方獲富家翁，將施勒贖之計。戈布登既入，始知其誤，反身欲逃，盜恐洩其機，以槍嚇禁之，不令其返。戈布登當此抑鬱無聊之際，亦遂安之若素，歡然共坐，若無事然。盜頗驚，然以其年幼，亦不甚懼，日役以賤事。戈布登又爲之悉處分盡當，盜甚喜悅，始稍稍引爲同黨，任以操舟之勞。戈布登日以繼夜，竭畢生之精力，不知歲月之幾何，始盡得海潮中衝激控縱之能。盜大拜服，謂吾輩所不及也。乃益付以重任，司秘藏之關鍵。

一日盜令泊馬靈兒港，馬靈兒港，英國南面之海港，而羣盜出沒之區也。舳艫銜尾，儼成行列，

地多廢園，風致絕佳。盜黨既至其地，盡攜火器以去，而留戈布登獨守舟中，戈布登，俟其既去，亦勃然動遊興，躍步登岸，信足所至，陶然自得。重樓疊翠，高閣飛虹，二三白鷺，時拍翅入楊柳茭茭綠陰深處。魚躍鳶飛，無處不得自由之樂。戈布登觸景傷情，不覺大動歸思，撫身世之荒涼，悲室家之零落，悄然不樂，悵悵而返。甫及登舟，而槍聲碎訇，彈已從目中飛過。戈布登大驚，知爲捕者追至，急解纜支帆以遁。回視岸上，果見同黨者，頭血涔涔，蹣跚而至，方擬回舟救之，細視所乘之舟，非己舟也，而捕者，又爭奪他人舟以追取各同黨。同黨之舟，爲捕者所逼，頃刻碎裂，一舟盡覆。戈布登驚駭欲絕，遂馳出海港，益張滿其帆而逃。舟載甚重，非一人之力所能勝，任風所吹。惟聞耳際水聲隆隆震曠，不知其道理。忽而夕陽在山，前途如墨，遙望日光返照之處，有白河一抹，如線如牆，瞬息而至。斜日既暝，索燭莫得，乃危坐船頭，以防危險。未幾，忽月出矣，始安旋而臥，夢中驚恐，一如在馬靈兒時。

## 第七節 戈布登之奢華

戈布登既脫盜難之明日，覓地圖視之，所泊之地，法地也。細審所載，皆金貨也，綜計一舟之所得，固可以爲大腹賈矣。思假道以回國，而懼爲邏者所得，乃思挾此重資以經營商業，苦無人爲之助，遂以重金雇兩舟子，載與俱遊巴黎，悉儲其金於巴黎銀行。巴黎去英京，一海峽耳，英人之來遊者，不知幾許。戈布登居巴黎，出入車馬，儼如貴者，英人素聞其勤，以爲獲力作之報，不疑其有他，不知其擁盜金之富也。故鄉人漸漸親之，始而誘以酒食，繼而導其作狹邪遊。戈布登自有生以來，耳目所覩，精神所結，皆人間極困苦危難之境，固未見世界有如此富麗相也。戈布登又爲世間極多情之種，無情之草木，尙流連不忍去，況當此宛轉纏綿之地，有不爲之迷意乎？戈布登暱一妓，曰「忒郎得波巴拿」，貌美多才，有口辯，與戈布登年相若，而奢華之性，世稱無匹。嘗一日對衆焚其衣中所載珍寶鑽石，明日復購之，次日又焚之，以爲戲樂。市人見之，咸相咋舌。戈布登之友，勸其勿交忒郎得波。戈布登欣其才，不聽，與忒郎得波交益厚。凡忒郎得波之所欲欲者，無不竭力求之，遊戲之資，日費數千佛郎，戈布登曾無少吝惜。巴黎之貴游公子，咸共嫉妒戈布登，而無如戈布登何，惟時時短戈布登于忒郎得波，而戈布登以爲厚忒郎得波有加，當益愛戀于往日，未知忒郎得波厭棄之心，已漸積而漸顯。

自是戈布登來訪忒郎得，忒郎得稍坐，即借辭他出。戈布登惡市囂，恆枯坐美人之室，展讀古人書，脂紅粉麝之間，借養討論紬譯之性，計亦良得。繼而忒郎得多終夜不歸，戈布登猶以爲忒郎得好遊，當無他故。久之始覺其意，戈布登始稍稍慍，又以爲曩者種種，多出忒郎得之要結，未能得忒郎得之歡心，今而後吾當以先意迎合之。於是戈布登豪華務過昔日，凡浪遊之地，無日不偕忒郎得歌咏其間，又極意裝點忒郎得，若神仙中人。忒郎得之姊妹行，無不嘖嘖稱羨，交頌戈布登，而忒郎得若弗聞也者。姊妹行謂其忍，多絕交去，發忒郎得之覆以勸戈布登。戈布登疲於奔命，亦稍稍去之。忒郎得果十日不來訪，日出與惡少遊，即遇戈布登於途，亦微笑領首而已。戈布登大怒，欲殺之，而回顧巴黎無如忒郎得之美者，又不覺纏綿悱惻，爲之低徊不置也。

一日造忒郎得之門，忒郎得未起，遂直造其閨中，揭幕視之，忒郎得見其來，反身面壁，合眼低眉，作僞睡以驅戈布登。戈布登發憤欲出，而急雨淙淙，敲玻璃窗，若戰鬥聲，重簾不捲，寶鴨無香，抑鬱無聊，不得已撫忒郎得之背，而語之曰：「愛卿呵！我無父母兄弟姊妹之親，所親愛者惟爾；我無室家廬墓蓋藏之畜，所供億者惟爾；我無交遊，所提挈者惟爾；我無居處，所調護者惟爾；汝不我與，我將何倚？汝不我話，我將何乘？極天下聲色犬馬之好以饜爾，而爾弗惜；羅天下珠玉寶貨之精以享爾，而爾勿惜。爾何鬱鬱爲？爾何切切爲？爾慰我耶？怨我耶？怒我耶？調笑我耶？侮弄我耶？輕棄我耶？抑將絕我而死我耶？愛卿愛卿，盍啟爾之秘而破我之的？」

忒郎得聽言未畢，忽起而唾戈布登之面，厲聲答曰：「若去休，面赧赧然若塗朱，手蓄蓄然若鋤鋤，

與子遊，辱我矣。我之蕩汝產非汝產，盜產也；我與汝之好，非汝之好，盜金之好也；爾據盜金，而又欲據我，我固無所用其流連也，而況勾欄佳麗，從無恂恂然作貞節婦，爾何昧昧焉？爾不去，吾將首爾矣，去休。」

戈布登聞此一番言，怒不可遏，將出手槍轟之。忒郎得覺，而從牀後遁。戈布登索之不得，遂盡燬其所有以出，汗淋淋兮若雨，眼睜睜而欲圓，貸市馬以奔，而悵悵無之，曾不知何往之善。忽思作歸計，因求渡海，以去巴黎。是時電話未發明，忒郎得投捕房，良久未得聞，比至捕來，戈布登逍遙以去者遠矣。



## 第八節 戈布登之耕業

戈布登既去巴黎，海風洋洋，怒氣爲之頓舒。遙望天際微雲，一抹如綫，白波漾空，時露海鷗兩三點，悠然意遠，若與俱得，耳目頓覺清明。匪忒忒郎得無所繫戀，而巴黎城之繁華，爲天下第一名勝之區，亦惡其塵囂。回憶村氓行乞，反獲多少佳趣，心旌搖搖，怒焉不樂。無何日暮矣，鴉歸矣，海山沉沉，星月寂寂，狂風遽來，海浪山立，空舟震蕩，若從天而下，一落不知幾千萬丈。頃刻舵折檣飛，若碎若粉，舟中震駭，各欲擊浮木以逃，雜沓紛拏，救死若恐不及。而戈布登危坐舟中，銳然有興鐵船之志，思立鐵船救生船之法，同舟人知舟不可救，果先各覓水逸去。戈布登乃起而自操舟，手僵欲死，頓不如前時之靈活，始知狎遊之敗人生業。恨忒忒郎得入骨髓，思他日必致其死命而後快。乃因風使槩，任其顛簸以去。悠悠揚揚，不知幾千萬里。而後得一危崖，舟觸礁石竟沉。戈布登竭力踏水面，乃得不死。而風浪滔天，喘氣不得休息，腹飢耳鳴，手足漸覺乏力。戈布登嘆曰：「嗚呼！天乎！既生我，胡亡我？我力竭矣，我力竭矣。」

將閉目以待死，忽見有巨艦衝波而至，戈布登大聲呼救，艦中人始出長鉤以拯之，戈布登援之揉升，始得不葬於魚腹。戈布登昏痛幾絕，乃哀述所苦以告救者。救者無哀憐意，見其腰際沈沈，羣欲